



我国本土影响因子最高的学术期刊是如何炼成的？

比肩最好才是我们追求的“本”



本报记者 郢阳

青蒿素的发现、抗阿尔茨海默病原创新药 GV-971 的作用机理……这些重大科学成果，最早都发表在我国科技期刊上。前者因期刊国际影响力有限而造成“酒香”却出不了“巷子”的局面；后者得益于中国期刊逐渐走向世界而得到迅速传播。

如何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？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科技期刊作用？由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（生化与细胞所）与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共同主办的《细胞研究》给出了自己的实践——自 2013 年首次

实现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超过 10 的飞跃后，今年又创下我国本土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新高。就在不久前，这份期刊的影响因子提高至 20.507，在本学科领域期刊中排名世界第七、亚太第一。

从 2 到 20，《细胞研究》走出了一条可复制的“上海模式”之路，带动申城乃至全国一批原创学术期刊的发展。昨天，在与科学家探讨完投稿事宜后，《细胞研究》常务副主编李党生与编辑部主任程磊接受了本报专访。他们说，影响因子是一个指标，但比肩最好才是编辑团队追求的“本”。

走上发展的「正循环」

“《细胞研究》从最初的‘鲜为人知’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一流期刊，影响因子也突破了 20 大关，已经超过多个《自然》和《细胞》旗下本领域内的高端期刊。”李党生兴奋地说，“这意味着华人科学家有了一个值得信赖、高显示度的平台，也提升了我国学术期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。”

然而，时光倒退回 15 年前，却是另外一番光景。2006 年，时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裴刚接手了《细胞研究》，决心以此打破中国科技期刊停滞不前的局面。当时身为《细胞》杂志科学编辑的李党生恰好有回国工作的打算，便受邀担任了《细胞研究》的常务副主编一职。“我原本回国想找一个 PI（课题组长）的职位，没想到国内能有期刊让我‘无缝衔接’。”李党生坦言，“但我之前从未听说过它。”

《细胞研究》的成长，也见证了中国基础科研，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加速前行。在李党生的印象里，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，2006 年那会儿，随着中国国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科研环境的吸引力愈来愈强，留学归国人数的增多自然“水到渠成”，也逐渐有了不错的科研成果。“不过，高水平研究不多。”李党生叹了口气，“科技期刊的局面差不多，尽管《细胞研究》彼时已经在国内算是数一数二，但拿到国际上比较，也是无名之辈。”

“如果你是科学家，你会将自己颇为得意的原创成果投给起步晚、发展又比较慢的期刊吗？”李党生反问记者，这是所有科技期刊在“向上走”时必然要跨过的一道坎。与当时国内大多数编辑坐等论文不同，李党生带头“走出去”：走进实验室、参加学术会议，尽一切可能增加与科学家面对面的机会。“我们不是为自己办期刊，而是为了‘科学共同体’。”李党生和编辑部同事们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遇到的每一位科研人员。

他们的诚意起效了！《细胞研究》开始收到不错的投稿，又因为高质量论文的发表，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。“总算，我们走上了期刊发展的‘正循环’！”李党生感慨。



封面新颖的《细胞研究》

- 影响因子是一个指标，但比肩最好才是编辑团队所追求的“本”。
- 我们不是为自己办期刊，而是为了“科学共同体”。
- 《细胞研究》从最初的“鲜为人知”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一流期刊，意味着华人科学家有了一个值得信赖、高显示度的平台，也提升了我国学术期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。

琢磨“基线”开辟“通道”

“接手这本期刊时，我们就定下了朝国际一流期刊水平冲击的目标。”李党生坚定地说，“科研人员经常提及的《自然》《科学》《细胞》，都在西半球。服务国家战略需求，给中国带来一本能在世界范围内领先的科技杂志，是我们不懈努力的驱动力。”

在科学家的支持下，李党生带领编辑部，将《细胞研究》的学术质量一步步提升。促成期刊越办越好的一大秘诀，是他们在因时制宜地修改论文接收的“基线”。“这就和一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一个道理。”李党生打比方说。原来《细胞研究》就像是一所二本大学，定的分数线自然不能太高，可当它发展为一本院校甚至是“双一流”高校时，再用原先的“分数线”当然也不合适了。

科技期刊“基线”的设置很有讲究——定得太高会让大部分投稿“石沉大海”，出现“断粮”情况；定得太低，则会拉低期刊的学术

质量。靠着编辑团队日复一日与科研一线“亲密接触”，《细胞研究》的“基线”慢慢悟了出来。

《细胞研究》编辑部主任程磊介绍，收到科学家的投稿后，会有科学编辑根据“基线”决定送审还是退稿，送审的部分则需联系同行评议专家予以审核。如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好的论文达标，一篇科研论文才有机会在期刊上发表。“除了‘科学共同体’，一支高素养的职业编辑队伍也很重要。”程磊说。

对很多科研人员来说，成果的发表不仅重质量，也是一场竞速赛：期刊审稿的快慢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胜负。深谙科研人员“痛点”的《细胞研究》开辟了“绿色通道”和“快速通道”。“如果在其他期刊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等情况，作者可以转投《细胞研究》的‘绿色通道’，编辑部会根据已有的审稿意见快速回复，决定接收、修改还是重新送审。而‘快速通道’则给竞争激烈的科学家带来便利，

可以申请尽量缩短审稿时间，快速发表。”李党生透露，“当然，这也给科学编辑对稿件的把握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”

在李党生看来，科学编辑不是简单地联系专家进行同行评议，更要监督整个过程。“一般而言我们会找三个评审人，但出现一致通过或一致退稿的概率极低。”程磊补充说。科学编辑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保护作者在此过程中的权益。

不过，对于科学编辑作出决定的退稿，无论对方多么权威，或是发表论文的心情多么迫切，《细胞研究》也从来不讲情面。李党生掏出手机，给记者念起了一条短信。短信不长，却让编辑部感动：“岂止理解，支持你们这么做。”这是一位青年才俊吃了“闭门羹”获知结果后给李党生的回复。“这说明《细胞研究》的口碑树起来了，我们也已经和‘科学共同体’形成了良性互动。”

在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发展愈发迅速的今天，中国生物学家的身影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各大国际期刊中。对于中国科学家而言，《细胞研究》已不仅仅是一本期刊，而是一个他们能够响亮“说话”的重要平台。在《细胞研究》编辑部工作的岁月里，李党生和程磊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与南京大学教授张辰宇之间的故事。

“2008 年，张辰宇教授课题组在血液中发现 microRNA，这是个颠覆性的发现。这样的发现在国外知名刊物上投稿遭遇了非常大的阻力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程磊仍然难掩激动之情。在“关键时刻”，张辰宇将文章投给了《细胞研究》，编辑部在高标准审核后，让论文快速通过评审程序并在线发表。“这篇文章仅在 ISI/SCI 核心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当中，就被引用超过 2800 次了。这是《细胞研究》迄今发表的文章中单篇引用量最高的论文。”程磊表示，“对于一个中国科学家在我国本土刊物上发表的原创论文来说，这简直是一个奇迹！”

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。2014 年，清华大学俞立教授观察到一个新的细胞器，但当时尚无功能性数据支撑，因此被国际顶级期刊拒稿。《细胞研究》认为这是一个原始创新，大胆地予以刊发。五年后，该论文作者拿出了功能性数据，他所开拓的新的科研领域也逐渐被国际同行认可。

“《细胞研究》影响因子突破 20 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，但我们的征途并不会就此止步。我们瞄准的，是与最好的科技期刊并驾齐驱。”李党生说。在他看来，《细胞研究》正处于攀登珠峰的冲刺阶段，可这段路，也是最难走的。“实事求是地说，我们与‘超一流’间还有差距，我们是‘后来者’，只有不断‘向上’才能赢得全球科学家的认可。”令他欣慰的是，《细胞研究》已成为广受国内外认可的高端学术平台，海外科学家占了投稿数量的一半。

李党生告诉记者，《细胞研究》编辑部从来没有把办期刊当作是一件能够盈利的事儿。“科学研究是公益性的，是为全人类服务的。我们会用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，既遵循‘先行者’宝贵的经验和既成的行业行规，也要努力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期刊建设之路。”

《细胞研究》也是国内学术期刊建设的一块“试验田”。继去年科技部等七部门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后，记者获悉，《上海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3）》正在制定。如今，以《细胞研究》为代表的上海原创科技期刊的办刊模式，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学术期刊所借鉴，也带动了诸多本土优秀学术期刊的发展。在 2020 期刊引证报告中，我国共有 9 本本土学术期刊影响因子迈过 10。“希望大家能认认真真、踏踏实实去办一本期刊，避免浮躁，出现更多与我国科技水平相称的学术期刊。”李党生与同仁共勉。

打造平台走出特色